

第八回 白雲留醉月聯詩

詩曰：

水曲山幽處，虹樓藏好喜。

坐花聯妙句，對月醉癡情。

說這無聲不過是一個妓女。若沒有些才氣，怎便聳動得那三個書呆，使他這般著魔，竟不避炎暑之威，共發山陰之興。原來這無聲姓水，住居西湖上藕花居地面。年方二八，才逾蘇小，貌並王嬌，色藝為一時之冠。芳名直接古昔，這也是紅顏薄命的招牌。但她的心性卻具得十分古怪，身雖妓女，這倚門賣俏的醜態，卻一切洗盡，倒好像個寒素書生，每日只是閉戶焚香，抄寫經卷佈施。有興時或吟詩一二首，亦只是些悲感之辭。芳年漸長，鴛母便要她接客。初時不從，後因逼得急了，強而後可，亦只與客侑觴，從人代筆，立志不肯失身。身邊帶有小小利刃，若再逼她伴客歇宿，便行自刎。鴛母見她性如烈火，怕真個做出來，連陪酒賣字的趁錢也沒有了，豈不可惜？沒奈何，只得由她。自此之後，車馬盈門，不是文墨相央，便是把盞行樂，每日也有兩把銀子進益，儘夠鴛母用度。從此名傾遠近，都摹為女中學士，又畏是帶刀指揮，只好於酒席筆墨之間清淡雅謔而已。

水無聲倒也合著自己的心事，就中詳察人才，要擇個可托終身者，了畢終身這事。豈期留心選覓，並無一個中得無聲之意，因喟然道：「以天下之大，終不然竟沒一個如我水無聲的男子不成？不然，何才美之難遇也？豈我水無聲命薄緣慳，終當白首紅樓，而淪沒於火坑耶？」

正爾感歎，忽見鴛母笑嘻嘻走入道：「今日吾兒的喜事到了。」無聲道：「有何喜事，母親這般快活？」鴛母道：「有三個與你一樣標緻的小秀才，說是特來訪你。看他年紀俱少，人物俊雅，必是貴介於弟。快些出去接見，又不要任著自己性子傲慢。」水無聲見說，不覺動了心事，忙整鬢而出。抬頭見紫宸等三人果俱少年，手姿超俗，便覺私喜。紫宸等見無聲，冉冉若仙子臨凡，裊裊如嫦娥離月，果稱紅樓絕色，實堪金屋藏嬌。有詩云：

淡妝素抹自精神，風動梨花別有春。

婀娜非關鞋底窄，輕盈恰稱綺羅裙。

何須虹粉顏如玉，任是青樓體若金。

休覆營時蘇小小，錢塘新重水無聲。

三人知即無聲，乃一齊上前相見就坐，各敘姓字。無聲輕啟朱唇道：「久欽各位俱當今國士，賤妾風塵薄命，得蒙枉顧，何幸如之！」儒珍道：「向慕水姐芳名，思一見而未得。今幸此位秋兄見挈，因能一晤，足慰生平。」紫宸向秋道：「小弟自松至杭，楚館秦樓，雖亦物色一二，然求如水姐之丰韻，絕無一些青樓脂粉氣者，竟不可得，真乃天仙化人。其才不問可知，固宜秋兄念念也。」

無聲見說，知都是陪秋道而來的，因將秋道看了一眼，道：「陳相公乃少年英俊，賤妾青樓薄植，豈足置貴人胸臆？」秋道：「水卿蕙心蘭質，自是絕類離群，每謀過訪，常以俗冗不果，深恨緣慳，以至恒接夢寐。今幸一會，是亦天緣，對此芳姿，心神俱醉，不識水卿何以發付我也？」無聲笑而俯首。儒珍笑道：「秋兄也忒心急，才得相逢，便已心醉。再是少刻，豈不要醉死？」紫宸道：「不然，韶華滿眼，春色已濃，牡丹枝焉得不萌芽乎？小弟常以魯男子自許，至此亦覺心動，況陳秋道耶？」說罷，一齊大笑。正是：

風流原有種，慧點更多才。

兩意相投契，春光幸莫猜。

大家正在談諧之際，只見鴛母走來說道：「此處炎熱，我兒何不請各位相公到白雲留去坐？」水無聲便起身相邀。原來這白雲留，乃是無聲的書室，半為水閣，半作臥房。三人進到裡面，推開白碧紗窗，一帶斑竹小欄恰臨西湖之水，閣前彌望盡是荷花，開得清香可愛。上懸小額，楷書「白雲留」三字，四壁圖畫縱橫，滿架琴書情趣，鋪設精雅，潔不容唾。

三人坐定，啜茗焚香。窗外遠山擁翠，閣前近水生涼，荷風時至，香沁心骨。各各披襟談笑，秋道：「久聞水卿技妙琵琶，值此良辰美景，願請一奏。不才雖欠知音，敢以洞簫奉和，未識水卿，以為然否？」無聲笑道：「賤妾雖性喜琵琶，但愚若膠柱，僅堪擊缶。陳相公藝精簫史，技越王喬，恐青樓下技，不堪並奏。」儒珍道：「不遇知音不與彈，可以知音如秋兄，尚有待乎？水姐不必過謙，我等洗耳侯教。」

無聲笑了一聲，徐起添香斟茗，然後抱過琵琶，理弦起調，秋道吹簫和之。聲調瀏亮，音韻淒涼，果然吹彈得清風徐至，枝鳥停啼，悄然曲盡而尚裊餘音。紫宸撫掌道：「妙哉琵琶，令人頓起遺世之思，誠不減潯陽江上聲也。」儒珍道：「變煩熱為清涼，化炎蒸作和煦，有此妙音，固無怪白雲之留矣。」因向秋道：「水姐之美，幸已識矣，琵琶之妙，亦已聽矣。夕陽在山，其盍攜手同歸乎？」無聲見說，目視秋道，有不捨得歸之意。秋道神魂失據。因答儒珍道：「天色尚早，不妨再坐片刻，兄何欲歸之急？」儒珍早已窺見二人心事，只做不知，道：「一日已盡，豈惜片刻。但此離兄府為路甚遙，非弟獨急於歸，即兄亦當念令堂老伯母，倚門倚閭而望。勿蹈游子忘歸之謬，弟等與有光焉。倘兄情有所鍾，不妨另日再來。」

秋道此際，欲要歸時，見那無聲媚眼留情，何忍遽別？欲待不歸，則儒珍正言厲色，催促再三。弄得竟沒了主意，只是個徘徊不應。倒是紫宸笑道：「儒兄也不必太作惡了。秋兄之心早已醉矣，方才的琵琶已作司馬琴心，今齊巫女襄王自然會陽台之上，更欲何歸？」儒珍笑道：「這倒未必，誰不羨水姐，是帶刀貞妓，豈肯妄失身與陳秋道耶？」說罷一齊大笑。秋道：「今日蒙兩兄推愛，水卿不棄，小弟作東，煮茗看花，以盡一日之興，何如？」儒珍起身道：「小弟先別，兩兄請自盤桓。」紫宸忙拉住道：「兄又何故而欲先歸？莫非見怪弟輩之意？」儒珍道：「秋兄適言煮茗看花，但小弟與這盧全素來反目，故欲先歸，以避水厄耳。」紫宸見說笑道：「原來為此。但兄一去，便覺乏興，待小弟驅卻盧全，懇秋兄喚出曲生，與兄盤桓何如？」秋道：「小弟與紫兄相對而飲，亦不為乏興，斷不敢屈留，以阻儒兄歸興。」

道：「這倒不然。曲生與弟最稱莫逆，小弟同他談諧，方不寂寞。若小弟不在坐，曲生也自乏興，還將笑唇舌，豈不苦哉？方才這一席話，可作儒兄討酒吃的小引。」說罷又各大笑。

時席已設，四人坐定，傳杯遞盞，雅謔清淡，甚是暢適。酒至半酣，那輪明月已上東山，紫宸道：「今夕諸樂俱備，豈可無詩以記其盛，令花月笑吾儕俗於乎？」儒珍道：「紫兄所論極是。請先賜致，弟輩當繼詠也。」紫宸道：「今夕乃秋兄水姐之佳期，該當先詠，弟與兄和以賀之，方為韻致。」秋遴道：「紫兄言固是，但弟為東道主，豈有主唱而賓和者耶？還是兩兄起手，弟與水卿後繼為妥。」儒珍道：「以今夕而論，移東道為合疊，借明月為花燭，則催妝之句，還該誰賦？弟與紫兄在此，不過同觀花燭，又算婚證，豈可更以賓主論？秋兄先請催妝，弟與紫兄打點毒手，來打新郎耳。」秋遴笑道：「既蒙兩兄見推，小弟只得先吟引打了。但詩題必得兩兄所命，難道竟叫小弟自命自吟不成？」紫宸道：「即景為題，是絕妙的了，何必別尋？」秋遴點首，即將月色蓮花為題，握筆立就一絕。紫宸接過，與儒珍同看，其詩道：

月明水殿玉欄杆，嬌冶臨波若倩憐。

為惜芳香人已醉，相扶笑折並頭蓮。

紫宸看畢道：「此詩借景描情，以情托景，不即不離，韻和語雅，堪稱即景絕唱。」儒珍道：「詩雖絕佳，可惜錯下了一字，所謂白璧一瑕。」秋遴忙問道：「小弟急於應命，故爾失檢，竟不知差了何字，乞兄指示為幸。」儒珍笑道：「兄詩第三句『為惜芳香人已醉』，極該改作『心已醉』方為妥當，不然，詩便不合前腔了。」秋遴見說，方知是戲謔，亦笑道：「兄也不必翻弟書卷，即使心醉，不過情之所鍾，卻還正大光明。譬如吾兄在暗裡垂涎這弋陽腔，更好看裡。」說得一齊捧腹大笑。紫宸道：「且不要打渾。如今該是水姐贖和了。」無聲道：「雖說拋磚引玉，然念塗鴉技量，豈足與大方酬和？倒是不詠的妙。」紫宸道：「久慕水姐詩名，豈有不賦之理？、自然也要請教，使我等一識香奩佳句。」無聲只得搦管和韻一首道：

臨波無語倚欄桿，不是濂溪誰解憐。

縱使月明甘露降，須無一滴到紅蓮。

秋遴見詩驚問道：「觀卿詩中之意，大有悲感，果蓮花未遇濂溪者耶？」無聲杏臉微紅，嬌羞半晌道：「妾雖不幸，墮落風塵，但志甘淡泊，誓以不污，故佩小刀自衛，潔此微軀，待禱其人。雖裙布釵荆，而終身之願足矣。」紫宸與秋遴見說，俱不勝嗟歎。儒珍道：「如今詩該紫兄捉筆了。」紫宸因亦揮成一首道：

荷花十里映欄杆，朵朵應生才子憐。

欲特媚語邀明月，先吐枝頭五色蓮。

王儒珍接下去，也自吟成一首道：

花開玉井旁欄杆，葉底游魚豈為憐。

湘蕈倦舒人意懶，一池明月半池蓮

紫宸道：「儒兄之作雖佳，不免微有妒意。」儒珍笑道：「魯男子尚自心動，漢相如安得不風魔耶。」秋遴道：「也只好在葉底風魔，怎及得小弟在花前心醉。」紫宸道：「今夕灑已極歡，月色將午，弟等別去，莫誤秋兄良宵。」秋遴道：「夜深路遠，不如在此同榻。」儒珍笑道：「別榻可同，此榻恐未可也。兄請自便。」秋遴自知失言，因相顧大笑。紫宸、儒珍便起身作別，步月而歸不提。

且說秋遴送了紫宸、儒珍，與水無聲重整杯盤，細談衷曲，秋遴道：「觀卿天姿韶秀，舉止溫雅，可惜誤生門戶，以致埋沒芳容。」無聲見說，淒然道：「賤妾此身，並非水氏親出。妾本籍係松花亭，父親文錦瀾，由武魁為台洲總鎮。有仇家莫姓，囑弁兵誣首家君克減軍糧。當道不察，信一卒之偽詞，竟要論賊究處，家君有冤難伸，懷著忿氣，夜持利刃，潛入仇家，殺其一門，不留遺類，因即亡命他方，不知去向。後來傳言在天台山中煉道，亦未知果否。時妾年方六歲，母死父離，他鄉流落，更無親人依傍，又被官賣贖罪，不幸誤入青樓，言之痛人。」秋遴道：「原來果是宦族名姝，竟一淪沒至此，良可悲歎。但適言待得其人，不知欲得何等之人，方中芳卿之選？豈以武林人文之盛，竟無一人如願者乎？」無聲道：「妾自陷此火坑，盡亦閱人多矣。風流才美相兼，固未有如君者。何幸今宵會此，不覺佩刃為君解耳。倘蒙不棄，煙花得備小星之列，今生志願足矣。如其不允，有死相從。」言畢，淚汪然欲下。

秋遴見無聲之言出自真誠，心甚憐憫，因慰之道：「芳卿美意，某豈不知？芳卿固是多情女，寧陳某肯作負心郎耶？且畢今夕之歡娛，再謀異日之完聚可耳。」無聲道：「賤妾不污之願，以圖從一而終。既蒙君子之仁，慨賜溫語，願於花前月下，更矢一言，則百年莫易矣。」秋遴大喜，二人拜月立誓，結成連理。誓畢而坐，秋遴在月光之下，將無聲芳姿細玩，容光飛舞，嬌媚逾常，不覺心旌播曳。時夜已深，即便相懇就寢，攜手入幃。正是：

化蝶能通夢，游蜂浪作媒。

雕欄行其倚，繡褥臥相偎。

只因這一會合，有分教：連理枝，被樁庭隔斷；忽相逢，隨湖水東流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